

春在花园

春天该是从院子后边的那两棵高大的白玉兰树开始的吧？先是探出清亮的花苞，而后悄悄绽裂，继而临风亭亭兀立，在春寒绵绵的夜晚，带给归人以最初的温暖。很多时日了，这青涩的芽苞在凛冽的冬日里，一直鼓胀着，冲突着，企盼着满枝灿烂的一刻。其实，暖暖的晨曦早早地就在光顾着它了，清凉的晚露夜夜地点点滴滴洒落在它的枝干梢间。它们在悉心地酿造着玉兰树的春天呢。就这样，一路的迎风拒雪，它倔强地从冬天的寒冷里走来。

这，多像一部传世杰作的诞生，不要要经过多少回生命的淬火、笔墨的磨炼和感情的煎熬！而我也知道，每一年的春天，是必得要穿过最寒冷的日子，才能抵达绚烂的世界，抵达生命的内心，就像我们的青春，是必得经历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痛苦和忧伤的浸泡，才能走向成熟和丰盈。那么，这一树尚未完全绽开又执意的玉兰，这一树在清晨的凉风中闪烁摇曳的微光，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泥泞和坎坷，怎样的霜风雪雨，才抵达我这简朴的院子里呢？就在昨夜的梦中，还有着不断的风啸喉唤将我一次次地唤醒。

记得前些天，在火炉边计算着春来的日子时，窗口门边还涌动着阴森的寒流。当我看到那树在漫天风雪中颤抖的细长枝条时，还曾情不自禁地为它们那美好而脆弱的生命担忧不已。然而现在，春天正鲜灵灵地从日边姗姗地来了。这整树满枝鲜亮的花儿，也如此真实地跨过了春天的槛，到达我的血液和灵魂里了。这是怎样的一个令人感动的变更啊！

你瞧，星星般柔绿、清凉的花蕾，次第地在素描一般的光秃秃的树枝间展开，一朵，两朵，三、四朵；清亮，洁净，粉粉白。孤立的，俏；倚着的，雍容；挨挤着的，则欣欣然。咕嘟嘴的，欲说还羞；抿嘴笑的，娇怯妩媚；咧嘴乐的，一脸的灿烂。赴香逐美的蜂儿早已围住了它，身前身后地纠缠着，嘤嘤地欢闹起来；还有衣着艳丽的蝴蝶，飞上飞下的，像我们每天变得晴朗起来的心情。

□美国见闻之六

姚祥法

小院湿漉漉的冬天已蒙上了出嫁的盖头。墙角弯曲的垂柳泛出了湿润的苔痕，青砖地上那一盆水仙已渐呈颓态，而户外的阳光每天都在变白，直到春末变成炽烈的光线。

这时候，白玉兰已如古时女子青丝间温润、华贵的玉簪了。精致的花瓣有线条，有棱角，是一幅收拾妥帖的工笔画，有清明的意境，温煦的情致。花间，时时会飘逸出丝丝香气，淡淡的，似飘游的青雾润入你的鼻孔，醒你的脑，腻你的心。在它跟前，毋须呆多久，你的身子会轻飘起来，胸间会豁敞起来，“春水起涟漪”，你的心情也会飞扬起来。在花影下走过，也许你还会笼走两袖的香呢！怒放的白玉兰，又是恣肆的，如突破画框的颜料，尽情地渲染着院落的一角。在那儿，躺着的草，缠着的藤，站着的竹，也都由此而闪闪的生动。精致且温馨，“醇酒美人当如是”。哦，风中的玉兰，俏愣愣的颤，亮丽丽的笑。花儿她能舞呢，而蜷曲绽放的萼片，正是舞动着的裙裾。远远望去，那耀眼的结伙成堆的花儿，更像是满树亮翅待飞的白色蝴蝶，正饱饮着春天甜美的汁液。走近了，仔细听取，却没有了一丝的另

一番的喧闹。

这来到院里的第一树花啊，以其淡雅的馨香和宁静的妩媚，默默地告诉着一个我为之振奋的消息——春天来了！我知道，天空将又一次飘满缤纷的风筝和鸟鸣，院落将因此又一次盛满绿色和歌声。这样的一树粉白，这样的一树热烈，这样的一树希望，在灰砖小楼之隙，蜿蜒竹径之侧漫漫开来，会让人收拢了欲念，变得纯净、通透和安宁，乃至涌动起奋然前进的激情。这多像我生命旅程中旺燃的一盏明灯，对于我平凡而卑微的生命来说，这，该是多么令人欣悦、感恩的幸福啊！

小院之外，该是蝶舞蜂喧的景象了吧。风和日丽的，而在这暖热的天气里，白玉兰便会如流星雨般簌簌地在莺歌燕舞的热闹中无声地日日坠落。“落红不是无情物”，短暂的花期过后，它的虬枝老干间又会流淌出一片春天的柔绿。

□灯下小语

期待记忆中的绿色甬道

三莫线（三桥到莫干山镇的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被锯了，光秃秃的，酷似武侠剧中用于练功的梅花桩。

父亲说，那排法国梧桐是道路修建起后就种上了，该是三十年代，爷爷上小学时吧。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些法国梧桐，就像一首绿色的诗歌，棵棵都盎然着勃勃生机。每到夏天，那一株株浓绿欲滴、冠盖如云的法国梧桐，在蓝天白云下，幽幽地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给路人带来一身的清凉。由此，便悠然生起了对这些绿色生命的崇敬之心。长大了，觉得这仪态整齐、生命葱茏的法国梧桐，更像是莫干山下的迎宾树。

工作了，还是呆在故乡，还是看着眼前的法国梧桐春萌秋枯，一岁岁的增添年轮。十余年，我也一直相伴着在树旁添年加岁。春来，看生发的绿意渐浓；夏天，火辣辣的太阳透过绿枝洒落一地的斑驳，看不规则的阴影，像小时候的游戏“跳房子”，有时

还偷偷地蹦几下。渐渐，树叶换了衣裳，知是秋凉。即是冬天，法国梧桐瘦了，但还是保持着一种摧之不屈的挺拔。铮铮铁骨直撑风雪，把不羁的身影迭印在冬天的粗犷里。

法国梧桐学名悬铃木，俗称法桐，拥有“行道树之王”的美誉。原产东南欧、印度及美洲，缘于最初由法国传教士种植于中国的上海，故称之为“法国梧桐”。上世纪初以来，法桐由于枝叶繁茂、遮阴效果好，在中国各大城市被广泛引种，但近年来却因毛毛雨般的飞絮一度引发“砍”、“留”之争。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莫干山道路两旁的法桐便被截了顶。在刀锯斧子下，被齐整整地锯成了木桩。锯的人说，他们是在对树进行“修剪”。

资料上说：对法桐的修剪一般在冬季或冬末春初进行。修剪可在统观整个树体，决定今后培养方向的基础上，先剪直立枝、下垂枝，再剪病虫害枝、交叉枝、细弱枝、内向枝以及影响交通设施的枝条，最后留3至4个强

壮主枝。所留主枝应有利于今后整形，长势强壮，开张角度适中。选好主枝后，在近基部30至40厘米处短截，截口要平滑，不伤树皮，并于截口处涂上护伤剂，以免病虫害和水分蒸腾。如果及时合理的对法桐修剪，能在短期内使树形雄伟端正、挺拔优美，枝干疏密有致，侧枝多而匀称，叶片浓绿繁茂，树体自然免疫力增强。

三莫线上的这些法国梧桐已经有七十多年的树龄了，早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突然的对它如此残烈地整容，许多居民都有心痛之感。缘于一份爱它的心情，我也在想，今年的这些法桐是不是还能挺拔伟岸，端正俊美？今年的夏天我们是不是还能穿过法桐辅荫的甬道直抵名胜风景莫干山？

一位搞林业的同志说，对于法国梧桐，一般修整的力度会比较大，因为是速生树种，开春后发芽生长很快，到了夏天依旧会枝繁叶茂。

我们期待着……

老 沈

住在小镇上的乡下人

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叫做“三世修来朝街坐”。

以前，要做个“街郎人”，真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在念普师。两年后，因为大办农业，学校接上级通知停办了。当时，我大哥在某镇上工作，我想将我在学校的户口迁往大哥家，跟大哥学手艺，跳出农门。尽管大哥托了好些人，我也跑了许多趟，最终还是要迁往老家乡下。我一气之下，将户口迁移证明丢入了家里的抽屉，没去生产大队申报。这纸户口迁移证明至今我还保存着。后来，我参军去了……

如今，我退休以后，来这小镇上居住了下来。这在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我住在这里，总觉得有点不太自在。似乎总觉得那些老“街郎人”，看不起我这乡下人。比如二楼楼梯口那户人家的老哥老姐，虽天天碰到，他们却从不理睬人，即便我主动招呼一声，他们态度也比较冷淡；三楼靠楼梯住着一老太太，其隔壁住着一老头。那老头见了人，老板着一张冷脸，从不主动与人招呼，好像不屑与我伍。那老太

太倒是个热心人，她告诉我，那老头脾气古怪，你不用理他。

四楼最东面的那家老嫂子，表面上看，倒是十分的热情。我刚入住这里时，她立刻给了我一把楼梯走廊口防盗门的钥匙，并收了我十元钱。还嘱咐我夜里如晚来，注意要锁门，以防窃贼光顾。但我想，各家都有房门，走廊上也没什么东西，这道防盗门好像并没有啥用。然而，背地里她却常常骂我“乡下人”，我耳背，倒没听到过，但我老伴可听到过好几次。意思是说我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农民的习性。至于什么地方，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似乎并没有得罪过她，况且，她的老家也在绍兴乡下。她的老哥每年都来这儿住几天，我见他也是个典型的老农民。

镇上的人与我们乡下人不同，白天，每家每户的门总是紧闭着的，人们极少串门。但乡下人的门，一年到头总是虚掩着的，串门是极平常的事。所以，镇上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就不算稀奇的了。

好在我这人喜欢清静，也不善于

与别人打交道。除了买菜或购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每天都猫在屋里翻翻书报。自从去年夏天装了台电脑后，便常常上网，看看新闻、影片，逛逛一些网站，这日子也就很容易地打发了。



《谋》 阿梁 摄

茆茆草

办学形式多样 课堂活泼轻松

美国的基础教育，类似中国的义务教育，孩子从五周岁起接受基础教育，而且，从学前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还提供免费或打折的午餐。

他们的教育方法是灵活、轻松，小学阶段孩子是“玩中学”书包内无书，也没什么家庭作业。我们两个孙女读的小学，一个课堂（似中国小学的一个班）仅二三个学生，一、二年级时，上课孩子围着老师席地而坐，老师经常用讲故事，讨论式的给学生上课，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泼生动、笑声朗朗、轻松愉快。初中阶段是“学中玩”。学生除必读课外，学生就是自己喜欢的选修课。我们的大孙女姚从远在六七年级选了陶瓷，八年级又选了缝纫，学校很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初中阶段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而是上什么课到什么教室。所以，学生上完一节课都要背着书包下课，课间活动后又背着书包进入另一教室上课。高中阶段教育方式更灵活了，可要求更高了，各门功课都要记分作为申请大学

的依据，没有一定的分数是申请不到好大学的。所以学生一般都很认真。我们的大孙女已经在高中就读了，她很要强，除主课英语外，还选修了西班牙语和中文。要强的学生选修的课文，从早上八点钟到下午五六点钟都在用功，也有少数学生选修课少，上午十来点钟到学校，下午一二点钟回家。

他们基础教育阶段也是十二年，小学一到五年级，初中六到八年级，高中九到十二年级，没有初几、高几的概念。

美国的办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学校不但有公主，私立之分，还有教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办的学校，也有自己父母任教的家庭学校，规则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教育大纲教学，学生的学业成绩一概认承，同样可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



姚祥法 专栏